

先秦鴻文卷之三

太史顧瑞屏錫疇評選

歷論夏社稷之臣

子華



伏下莫敖之所

言事

威王問於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
身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
華對曰如華不足以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所問
之莫敖子華對曰若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
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
斷脰沈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

先秦鴻文

卷之三

有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為爵勸不為
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莫敖子
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縮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
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之積故彼
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
公子高身獲於表薄而財於柱國定白公之禍寧楚
國之事恢先君以拚方城之外四封不廉民不挫於
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鄉葉公子高食
口六百畝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

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兩軍之間，大卒文莫
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太息曰：嗟乎！子乎！楚國亾
之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一人，若捽一人，以與
大心者也。社稷其庶幾乎？故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
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昔吳與
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
散，焚冒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
也。不若奔諸侯，於是羸糧潛行，上崢山，踰涇谿，蹶穿
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
先秦鴻文 卷之三 一
不得告，水漿無入口，墮而殫悶，旌不知人。秦王聞而
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秦
王身問之，子孰誰也？焚冒勃蘇對曰：臣非異楚使，新
造盤，焚冒勃蘇，吳與楚人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
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
王顧令之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
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
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而大敗之，亦聞於
遂浦。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焚冒勃蘇是也。

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結鬪於宮唐之上舍鬪奔郢曰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負離次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珪田六百畝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餘豈患無君乎遂自棄於磨山之中至今無位故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王乃太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

先秦鴻文

卷之三

三

之耶莫敖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而不避華聞之其君好發者其臣決拾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

顧瑤屏曰提綱處照應處結束處此戰國絕有法

度之文

睨起奇

論事處細
而有條

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險帶河，四塞以爲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積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明以嚴，將智以武，雖無出甲席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天下有後服者先亡，且天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臣竊以爲大王之計過也。凡天下疆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交爭，其勢不兩立。大王不與秦，秦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臯，韓必入臣。梁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梁攻其北，社稷安得毋危？且夫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言其利不言其害，卒有秦禍，無及爲已。是故願大王之孰計之。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汶山，浮江以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

先秦鴻文

卷三

說

四

而拒扞關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
非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伐則北地絕秦兵
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
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待弱國之救忘彊秦之
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大王嘗與吳人戰五戰而
三勝陣卒盡矣偏守新城存民苦矣臣聞功大者易
危而民敝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彊秦之心臣
竊爲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
以攻齊趙者陰謀有合天下之心楚嘗與秦構難戰

先秦鴻文

卷三

五

於漢中楚人不勝列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
中楚王大怒興兵襲秦戰於藍田此所謂兩虎相搏
者也夫秦楚相敝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危於此
者矣願大王孰計之秦下甲攻衛陽晉必大關天下
之匈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
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也凡天下而以
信約從親相堅者蘇秦封武安君相燕卽陰與燕王
謀伐破齊而分其地乃詳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
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

說秦處雖
相攻之詞
而實確

一詐僞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
亦明矣今秦與楚接壤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
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
請以秦女爲大王箕箒之妾救萬室之都以爲湯沐
之邑長爲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伐臣以爲計無便
於此者

孫月峰曰峭而勁視戰國諸文辭較有練法

先秦鴻文

卷三

說

六

凡語皆兩用而不復篇法最奇

楚襄王為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而歸齊王隘之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予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傳請退而問傳傳慎子曰獻之地所以為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太子歸即位為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王告慎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為之奈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羣臣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先奉鴻文

卷三

七

之得求反主墳墓復羣臣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齊令使來求地為之奈何子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為之奈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為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戰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固曰勿與常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為之奈何

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臣請西索救於秦景鯉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慎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於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慎子對曰王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何謂也慎子曰臣請効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爲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

先秦鴻文 卷三

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獻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爲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典主東地且與生死悉五尺至六十三十餘萬敵甲鈍兵願承下塵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敵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強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不然斯願待戰

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不
用東地復全

張賓王曰他人一兩竟過者此則約略數字不厭
重複複之慎重約之適緊慎重則有法適緊
則有力法力而兼古文之妙也

先秦鴻文

卷三

九

可入滑稽
傳

小臣之好射騏馬羅鷲小矢之發也何足為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騏馬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鄒費邾邳者羅鷲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王何不以聖人為弓以勇士為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鴈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

先秦鴻文

卷三

十

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圍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膺擊邾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精繳蘭臺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審新繳射囑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為防朝射東苦夕發俱丘夜加卽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緘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

文勢錯綜

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且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爲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顧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酈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落新繳。涉酈塞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爲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傳楚。鄢郢膺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旣形。便執有地利。奮翼鼓。祗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

字字有力

先秦鴻文

卷三 說

十一

茅鹿門曰此與莊辛幸臣論並是巧思奇詞

徐漢臨曰史記載弋說國策載幸臣論若其文之

恢奇未可偏廢也

進一步法
用此過去
自古

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未
為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
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
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蚤童
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
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已乎四仞之上
而下為螻蟻食也夫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俯
嚼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

先秦鴻文

卷三 論

十二

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已乎十仞
之上以其類為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醎條忽之
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黃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
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嚼鱖鯉仰齧陵衡奮其六翻而
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
夫射者方將修其落盧治其矰繳將加已乎百仞之
上被矰磻引繳繳折清風而耘矣故晝游乎江河夕
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
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

抱幼妻。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龜塞之內。而投已乎龜塞之外。

法屢變

董潯陽曰。意若貫珠。而機軸各異。段落分明。而文

先秦鴻文

卷三

論

十二

顧瑞屏曰。從小至大。從物至人。從外及內。章法步

法森然有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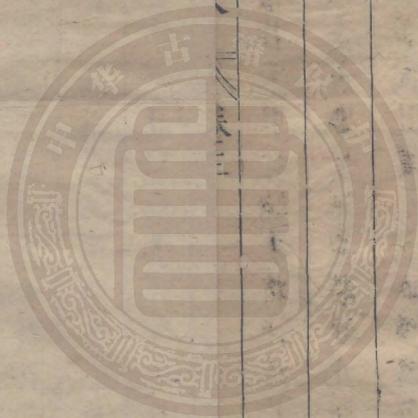
章法與老子載管輅莊子衛生經同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蔽鄩於讒，心煩
 意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
 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
 原曰：吾寧悵悵欵欵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
 乎？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遊大人以成名乎？寧正
 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寧超然高
 舉以保真乎？將啜菽飲水，嚙嚙儒兒，以事婦人乎？寧
 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
 先泰鴻文 卷三 十四
 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泛泛若水中之鳧與波
 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亢軛乎？將隨騫馬之
 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
 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為重，千鈞為輕，黃
 鐘毀棄，瓦釜雷鳴，謔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嚙嚙兮！
 誰知吾之廉真，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
 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
 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不能知此事。

王元美曰：卜居漁父便是赤壁諸公作詞作法于

凉令人感慨

王緱山曰章法變幻錯綜爲龍爲蛇爲蛟爲螭吾
不知其所變化矣



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至於斯？屈原曰：世人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萬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溷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歠其醕？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遂去，不復與言。

先秦鴻文

卷三

去

顧開雍曰：古人作文，每以偏勝全。如此篇之首分

明是清濁，醉醒雙提而下收法處，又拘拘雙

足則板矣。故只以清濁單結。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庶
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
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
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
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
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
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鯢、鳳凰上擊
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足亂浮雲、翱翔乎杳冥之上。
先秦鴻文 卷三 七

夫蕃籬之鷄、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鯢魚朝發、崑
崙之墟、暮鬻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
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鯢也。士
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
知臣之所爲哉。

徐漢臨曰、層折處、烟波千里、收挽處、轉九千仞、不

可方物。○此等機軸、屈子開其先、宋玉揚其
波、至相如輩、而濫觴極矣。

蕭

或謂楚王曰臣聞從者欲合天下以朝大王臣願大
王聽之也夫因諛爲信奮患有成勇者義之攝禍爲
福裁少爲多智者官之夫報報之反墨墨之化唯大
君能之禍與福相貫生與亡爲鄰不偏於死不偏於
生不足以載大名無所寇艾不足以橫世夫秦捐德
絕命之日久矣而天下不知今夫橫人噍口利機上
干主心下牟百姓公舉而私取利是以國權輕於鴻
毛而積禍重於丘山

先秦鴻文

卷三

七

陳明卿曰詞深而氣峭殊覺簡之勝於煩

音○詞○可○畏

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
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君而不任
事是以賓客遊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
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為
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
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
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
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

安民無事
與主意全
不相干然
說來却有
着落

先秦鴻文

卷三 說

十九

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
於口請別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君誠能聽臣燕
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
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
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
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弑而爭也今君高拱
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為君願也今大王與秦則秦
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
則劾宜陽宜陽劾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

則無援此三策有不可不孰計也夫秦下軼道則南陽危劫韓包周則趙氏自操兵據衛取淇卷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爲君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

先秦鴻文

卷三

二十

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各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爲君患也臣聞堯無三代之分舜無只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

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爲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疆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胷中矣豈揜於衆

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

讀此衡人
當自廢

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
爲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
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見臣於
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
以與秦。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臺
闕軒轅。後有長妓美人。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
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惕諸侯。以求割地。故願大
王孰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
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彊兵之計。臣得陳志於前矣。故

先秦鴻文

卷三

三十一

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以畔秦。
令天下之將相會于洹水之上。通質。剗白馬而盟。要
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趙
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
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
後。韓守城臯。魏塞其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
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
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
軍河外。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

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斯秦甲必
不敢出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
黃貞父曰文有開閣有歸着是用世之文不徒押

閣詞說之工

顧瑞屏曰談合從利害如燭照數計其計畫天下
亦如博塞布子置路歷歷在前太史公謂張
儀處其曷蘇秦當其難嗚呼秦亦人傑也哉

敝邑秦王使使臣效愚計於大王。大王收率天下以
賓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於山
東。敝邑恐懼。備伏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
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
過之也。今以大王之力。譽巴蜀。并漢中。包兩周。遷九
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念忿怒之日久矣。
今秦有敝甲凋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
邯鄲之下。願以甲子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使臣

先秦鴻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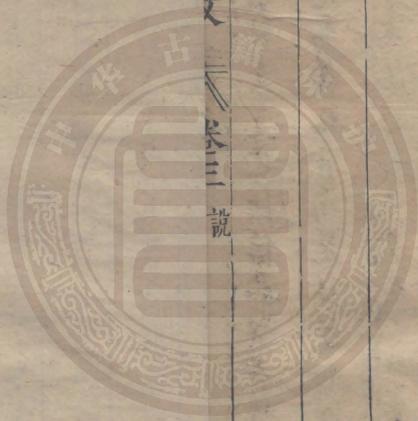
卷三

三

先聞左右。凡大王之所信爲從者。恃蘇秦。蘇秦熒惑
諸侯。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欲反齊國。而自令車裂於
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爲昆弟之國。
而韓梁稱爲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
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
豈可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興
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臯。驅韓梁軍於
河外。一軍軍澠池。約四國爲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
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竊爲大

王計莫如與秦王遇於澠池面相見而口相結請安
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

鍾伯敬曰六國趙最强蓋在武靈王時也故儀說
之事秦頗費心費詞抑揚頓挫甚有機鋒蘇
秦所謂恫疑虛喝驕矜六字俱于此見之



武靈王欲胡服騎射

武靈王平晝閒居，肥義侍坐，曰：王慮世難之變，權甲兵之用，念簡襄之迹，計胡狄之利。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質務明主之長，臣之論也。是以賢君靜而有道，民便事之教動，而有明古先世之功。爲人臣者，窮有弟長辭讓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君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王之業，啓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敵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徃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

先秦鴻文

卷之三

三五

累有獨智之慮者，必被廢人之恐。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卽定，負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舜舞有苗，而禹袒入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愚者暗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戚焉。世有順我者，則

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歐世以笑我，胡地中山，我必

有之。王遂胡服，使王孫繅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夫制國有常，而利民爲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爲上。故明德在於論賤，行政在於信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功有所止，事成功立，然後德可見也。今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以輔公叔之議，且寡人聞之。

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人願慕公

先秦鴻文

卷三

二十六

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諫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睿智之所居也，萬物財貨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府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使者報王，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卽之。公叔成家，自請之曰：夫服者所

以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被髮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鯁冠絺縫。犬戎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同俗而教離。又况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辯。不知而不疑。異於已而不非者。公於求善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

先秦鴻文

卷三

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湖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東胡樓煩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王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之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鄗。非社稷之神靈。卽鄗幾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

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恥。非寡人所望於子。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議。敢道世俗之聞。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令。再拜乃賜胡服。趙文進諫曰。農夫勞力而君子養焉。政之經也。愚者陳意而智者論焉。教之道也。臣無隱忠。君無蔽言。國之祿也。臣雖愚。願竭其忠。王曰。慮無變擾。忠無過罪。子其言乎。趙文曰。當世輔俗。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禮之制也。循法無愆。民之職也。三者先聖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襲遠方之俗。變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卿言世俗之間。常民溺於習俗。學者沈於所聞。此兩者所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達而論始也。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霸不同教。而政智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賢者議俗。不肖者拘焉。夫制於服之民。不足與論心。拘於俗之衆。不足與致意。故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人之道也。承教而動。循法無私。民之職也。知學之人。能與聞遷達於禮之變。能與時化。故爲己者不待人制。

今者不法古。子其釋之。趙造諫曰：「隱忠不竭，奸之屬也。以私誣國，賤之類也。犯奸者身死，賤國者族宗有也。此兩者，先王之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雖愚願盡其忠，無遁其死。」王曰：「竭意不讓，忠也。上無蔽言，明也。忠不避危，明不距人，子其言乎？」趙造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而動者，慮徑而易見也。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顧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者，志淫，俗僻者，亂民。是以莅國者不襲奇僻之服，中國不近蠻

先秦鴻文

卷三

无

空語八層

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且循法無過，修禮無邪。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世不一其道，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不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鄒魯無奇行也。俗僻而民易，是

吳越無俊民也。是以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教。

進退之謂節。衣服之謂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也。故聖與俗流。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爲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

鍾伯敬曰。晁錯欲以中國而用夷狄之長技者也。武靈王欲以夷狄之長技而爲中國用者也。橫態傲語。寫出英雄。其妙在於頑鈍。惟其頑鈍。所以果夫。

徐漢臨曰。一意而屢轉。其詞文情如環。文機如丸。先秦鴻文。卷三。

三十

讀之不覺其重。後代刪通說。韓信章似之。自是以後。此法不傳矣。

左師公託長安君為質

妙在左師
躊躇之狀
已自奪人
氣

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

長安君為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

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

觸讐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

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怨恐太后

玉體之有所郤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

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鬻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

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曰老婦不

先秦鴻文 卷三

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

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没

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

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

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

為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

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

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

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

言安君亦
少者亦

不意物

妙

無滿結出
一段感慨
妙妙

有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為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為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為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

先秦鴻文 卷三

三

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况人臣乎。

鍾伯敬曰：左師悟太后不當在言語上看全在舉

止進退有關目有節奏一段迂態歎語字字

閒話步步閒情與本事全不相拈而一字一

步不可省得力處即妙於此又妙在一字一

步俱從婦人性情體貼探討出來老臣一片

為國苦心誠則生巧當與公仲子參看仲子

用正祖師用謫

陳明卿曰文不止九曲而幾千萬曲矣

先秦鴻文卷之三終

先秦鴻文

卷三



